

称，按照以前，我们都应当是助教。可在那个年代，知识分子已经是“臭老九”，名声不好听。于是当时的工宣队便给我们“零零”和“零”字班的留校毕业生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：新工人。尽管也算是工人了，但前面却加了个“新”字。这个“新”却不是新旧意义上的新，实际上还是把我们区别于真正的产业工人。于是，在我们的工作证“职称”一栏中便写上了“新工人”三个字。外单位的人都不理解“新工人”这个称呼的含义，不止一次碰到有人问我，说你明明是老师，为什么叫工人，而且是“新”的工人，这是你们学校的什么职称？我要费很大功夫来给他们解释。但“新工人”却代表了清华的一个特殊群体，是在特定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称呼。以至于我们在校内互相碰到时，有时也要问一声：“你是新工人吧？”如果回答是，那就觉得特别亲切。

我在工厂劳动的这段时间，使我有机会从实践中学习知识，向工人师傅学习，尤其是制造和加工工艺的知识，这是任何书本和课堂上都学不到的，十分难得。这一点在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深有体会，而且得益匪浅。

1972年后，我被抽调到精密仪器教研组，从此开始了我的科研和教学生涯。我参加了讲课、编教材、带学生实习等教学活动，同时参加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，一切都是边干边学。在干业务的同时还要参加“斗批改”，还要经受“文革”的磨炼。“文革”后的1979年我考上了研究生，毕业后又被国家公派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进修。回来后承担了更多的科研、教学和管理的工作。90年代，我二度出国，到

德国亚琛工业大学Pfeifer教授的研究所做客座研究，从此开始了和他长达十几年的合作。科研上，我承担了国家863、自然科学基金、国际合作等一系列项目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和奖励。教学上，我主讲的“测试与检测技术基础”课，经过十来年的精心打造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，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。我连续五届被评为清华大学研究生“良师益友”称号，同时在2009年还荣获了“清韵烛光——我最喜爱的教师”奖。

今年的校庆将是我们毕业40周年纪念，此时此刻，我更想念当年的同窗好友。4月的清华园将是春风浩荡，万紫千红。那满园开遍的紫荆花象征着清华的精神，也象征着千万学子依恋母亲的寸草之心！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，“曾记否，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。”让我们重聚清华园，回顾那逝去的非凡岁月，畅叙友情，共同为清华大学的百年辉煌欢呼吧！

七律·零零阁

○王伯雄（1970精仪）

碧瓦朱梁白玉身，
飞檐高阁气怡神。
留云揽秀凌霄志，
挹远衔山傲骨魂。
五载黉门非凡路，
两千学子*寸草心。
同窗四十重逢日，
再看满园花紫芬。

*零零届毕业生实际为1600人。